

၁၂၂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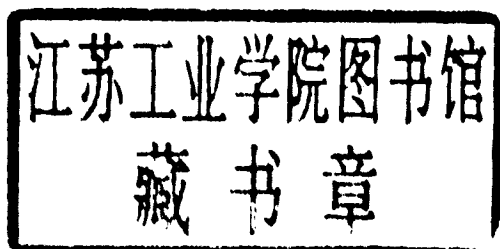
西双版納哈尼史略

8



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

(版纳文史资料选辑之八)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编

杨忠明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滇)新登字02号

责任编辑：玉 皎

封面设计：刀新华

封面字：彭 放

版纳文史资料选辑之八

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

(西双版纳州政协)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ISBN 7-5367-0543-3 定价：3.00元
K·120

作者： 杨忠明

审稿： 征 鹏

编辑： 岩 罕 赵春洲

顾问： 唐家寿 李家兴 李有新

李 勇 章 大 明秀兰

朗 确

序

(一)

一九八八年初，由州政协和州民委召开的哈尼族民间文学讨论会上，与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必须努力尽快地抢救哈尼族的文化遗产。否则，再过十几年或几十年，当老人们一个个地去世后，哈尼族悠久而灿烂的文化遗产将无法收集整理，给我州的民族研究工作留下无法弥补的空白。

减少这种空白面是每个哈尼族子孙义不容辞的义务。我也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这项神圣的义务做点贡献。从我呀呀学语到现在，都是在我们民族悠久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从我记事时起，就有一个志向，或者向往，弄清楚我们民族的起源，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经历和探究我们民族神秘的思想领域，弄清楚这些神秘思想的根源。随着年龄的增长，上述的这些想法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感到迫切。这就是《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产生的内在动力。

在我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哈尼族干部、群众中，特别是有理想的老人和有文化的工作人员，都和我一样，为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失传而焦虑，也为尽快挽救民族文化遗产而努力工作。我为此而深深感动，也被这种精神所感染。特别是一九八六年以来，我受到众多的有理想的老人和有文化的工作人员的嘱托，原州人大主任唐家寿同志、勐海县人大副主任章大同志，县宣传部副部长朗确同志以及李家兴、李有新、李桂英等同志

对我寄有的一线希望。希望我能写出一些关于哈尼族历史方面的文章，我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也为自己的理论修养不够而困扰。但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这项使命。这是《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产生的外在动力。

哈尼族历史象一条漫长的历史河流源远流长。要详细而全面地叙述清楚是我所不能胜任的。我写这本小册子《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的目的在于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简要地描述重大事件，引起全民族和这方面的爱好者的关注，以便让全体民族和爱好者们深入、广泛地研究探讨，把历史的真实面目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使今后的子孙们对祖辈有个正确的认识，指导他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能否起到上述作用，我不知道，但我希望，至少能引起我们全体民族对我们自己灿烂文化遗产的关注而不是盲目地贬斥。

我从这条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采集几滴水珠，献给我们古老的民族；献给古老民族的子孙；献给生我养我的父老们；献给为我们的民族事业做出过贡献的所有的人。

我于一九八六年开始搜集和整理有关资料，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动笔六月写出第一稿，八月对第一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并送有关方面和同志审阅。一九八九年七月再次修改。十月，州政协文史办召集专门会议，讨论《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与会的唐家寿、征鹏、李家兴、李有新、阿海、李正祥、刀正乐、岩罕、西娜、朗确、杨胜能、李桂英、阿朱、丹洛、杨泽华、周厚坤等领导和文史文化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希望尽快地改好稿子，尽快与读者见面。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对原稿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由于历史牵扯面广，资料和阅历不足，修改稿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是错误。请行家们给予指正。现在发表它的目的，仅仅是想把哈尼族历史的框

架献给诸位读者，以便抛砖引玉。

(二)

哈尼族历史古老而辉煌，发展迁徙史漫长，即使整理成一部史略，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这是因为，一是哈尼族无本民族文字史料，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口碑型的，所有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都记载在老一辈〈或“贝玛”〉的记忆里。到目前为止，这些记忆在头脑里的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大部尚未形成文字。二是目前汉族和傣族史料中有关哈尼族及其先民们的记载稀少且零星。要搜集齐整，犹如大海捞针，既费时又费事。在《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撰写之初和撰写过程中，我尽最大的努力，搜集了我所能接触到的有关哈尼族历史的书籍，并从中拈取有关西双版纳哈尼族历史的点滴记录。理解和连贯这些记录是件费力而艰苦的工作，如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二百九十三页有一条史料记载：“和蛮或和尼，即哈尼族是唐以前从‘昆明人’中分化出来的”。这是一条重要的记载，它包含了哈尼族的产生、形成、发展以及产生、形成、发展的概略时间和形成的大致地点等重要内容。但这些内容都是概略的，需要作进一步的搜集史料和进行大量的民间调查，以便得出具体的结论。这些结论就是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

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我在撰写《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时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尽可能地搜集、查找有关资料，从中找线索；二是进行广泛的民间调查工作，搜集整理口碑资料、传说、神话以及民间故事等。然后在两者之间进行认真的校对，得出一致的结论。如哈尼族从“加滇”地区迁散这一历

史事件，在哈尼族中流传甚广，但年代不详，甚至不知道是哪个世纪发生的事。但故事情节较完整一致。故事中反映的迁散原因有两个，一是部落酋长暴虐无道，二是傣族从下游上来，抢占了村寨后而远距离迁徙。江应樑教授所著的《傣族史》中对于宋初，即公元十世纪中叶，傣族先民大规模地沿红河流域和澜沧江流域向北扩张，景东、元江等地原为“和蛮、昔朴”为主的区域被傣族先民“夺其地”成为当地的统治民族这一历史事件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口碑资料中的故事情节与文献中的历史事件相吻合，说明哈尼族从“加滇”地区迁散的时间，就是“傣族从下游上来”的年代。从以上的印证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哈尼族从“加滇”地区大规模远距离迁徙的开始时间是公元九六〇年，在口碑资料中反映，迁徙中无长时间的停留，继而得出渡过澜沧江，进入“勐泐王国”的时间为公元九八〇年前。

《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中的所有重大事件的起始时间，事件始末等结论都是通过口碑和文字史料相互印证后得出的。如哈尼族口碑资料《嘎章嘎》中列举了十四个古地名，在古老地图中一个也查找不到。只知道哈尼族祖先在“加滇”地区时，曾与当地傣族有过频繁的接触。根据哈尼族后来的分布区域，经查找资料发现，公元七世纪前，元江地区就有少量的傣族居住，而墨江地区却没有。由此得出结论，哈民族口碑资料中所说的“加滇”、“上迷德勒普妈”等古地名，就在元江坝附近。

口碑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这是研究无本民族文字资料的少数民族历史，追述历史事件，使之与本来面目吻合或尽可能接近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在《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中试用了这一方法，自觉良好，请行家们指正。

(三)

《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共七章，其简要内容如下。

哈尼族起源于古代羌族，其先民就是云南古代散居于云南省北部、东北部、西北部的羌族群，羌族群是云南的土著居民。它在云南古代曾与“越族群”（傣族先民），“濮族群”（佤崩先民）一起形成云南古代的三大族群。

大约公元前二世纪后，羌族群出现了较大的分支，形成被史学家们称为“叟”（白族先民）和“昆明诸种”的古代居民。哈尼族的祖先就是由“昆明诸种”中的“昆明人”中分化出来的。

这种分化是缓慢的渐进过程，到公元二世纪前后，哈尼祖先的分化已具雏型。公元三、四世纪，由于晋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而爆发的战争和内乱加剧了上述的分化过程。

哈尼族祖先们为求生存向南迁徙进入礼社江流域，到公元五、六世纪走上定型。形成了现代哈尼族的祖先。在这里，送米窝作为哈尼族的第一任部落酋长开始总结并实行“雅尼赞”中的有关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开始了哈尼族的真正纪元，即“嘎汤纪元”。公元五六三年为嘎汤元年。三百五十年后（即十四代后），尊唐盘作为哈尼族第十四任部落酋长，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自送米窝以来的“雅尼赞”中的有关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使哈尼族得以迅速地繁衍发展。

到公元九世纪，即尊唐盘时代后，哈民族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分支，一部向元江流域尔后向红河流域迁徙发展，另一部则向西向哀牢山、无量山地域迁徙发展。

公元九六〇年至九八〇年间，游耕于哀牢山、无量山地域

的哈尼族由于傣族先民的向北扩张，战争中归于失败，开始大规模地向西南迁徙，进入澜沧江流域。其中一部进入“勐泐王国”，成为目前散居于西双版纳州及其境外的哈尼族。

这些哈尼族与当地的傣族、布朗族先民一道，从中世纪起，共同开发了今西双版纳地区，为本地区古代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哈尼族祖先属高原民族，哈尼族的文化具有独特的风格。这些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哲学领域的反映最为明显。诸如“人鬼各居其界，互不相扰”，“立寨门以示人鬼界限”，“人死只不过是回到祖先村”，“祖先是万能的”等等观点，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贝玛”制度，“巫师”制度的社会地位，祭祀礼义程序。“贝玛”、“巫师”产生的社会背景，历史原因。以及以上的哲学观点对哈尼族全体人民的潜在的影向等都与高原文化有关。

哈尼族的独特风格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生活习俗上的节日，妇女着装、居室、婚姻以及独具特色的民族小手工艺等。

以上是《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所包含的大致内容。这些内容作为一个民族史，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组成部份，即使这些组成部份也只能是粗线条地勾勒历史的大致过程，即在保持历史发展线条尽可能完整、准确，或者尽可能接近史实的前提下，粗线条地描绘历史发展过程。如哈尼族及其先民究竟经历过哪些社会发展阶段，经历过哪些社会形态？各发展阶段和各社会形态的情况如何？我根据现有的资料在第四章中得出了一些结论。即哈尼族先民经历了五十万年的原始人阶段，大约在一万年前进入了原始群的社会形态直至公元前十二世纪，历时一万一千二百年；公元前十二世纪起进入原始部落时期，直至

公元前二世纪，这一阶段和社会形态历时一千年，公元前二世纪后进入母系氏族部落时期，直至公元六世纪“送米窝”作为哈尼族父系氏族社会的首位代表在发展史中出现为止，这一阶段和社会形态历时约八百年。从原始群到母系氏族社会这一万三千年是哈尼族先民的远祖史，从原始部落到母系氏族社会这一阶段一千八百年的历史就是哈尼族的先民史，也就是哈尼族的史前史。

公元六世纪，哈尼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已走上定型。也同时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这种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直至公元十二世纪，历时约七百年。根据哈尼族口碑记传的情况看，哈尼族社会生活中虽然出现过“然嘎”（奴隶）这个词也有个别家庭养过一两个“然嘎”，但在哈尼族社会中始终未建立奴隶主政权，因此，哈尼族社会未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个发展阶段。“然嘎”这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接近于“嘎茫”（雇工），虽然他不能像“嘎茫”那样支取劳动报酬，但不象奴隶那样被剥夺了基本的自由和人权，吃穿住行基本上是自由的。

因此，哈尼族社会是直接由父系氏族部落过渡到封建领主制这种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这种过渡开始于公元十二世纪，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时近九百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后，哈尼族社会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这种全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阶段。

循着社会发展史这条线，本文力求粗线条地但比较准确地追溯一千八百年的史前史和近一千五百年的哈尼族史中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当然，三千三百年的历史用史略这种体裁是容纳不下全部详细内容的。也是一个人所不能胜任的，必须依靠全体民族，依靠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形成一个集体才能胜

任这一历史使命。

类似社会发展史这种线条，在哈尼族史中还很多，如“迁徙史”、“哲学史”、“文学艺术史”、“民俗民风史”等等。涉及到了有关最重要的内容，也力求使每一条线的最重要的内容能前后连贯，形成一条线，也注意到了每一条线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史实，使它们既联系又独立。力求客观地反映史实或比较接近史实。鉴于目前资料和史料占有量非常有限，要进一步展开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线条，详细地展示历史面貌还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发掘研究工作。

在撰写和修改《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中得到了州政协、州民委等单位的大力帮助，也得到了许多哈尼族老人和有关同志的大力协助，由于人数众多不能一一致谢，这里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杨忠明（哈尼族）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族源	(1)
第一节 哈尼族与古代羌族有族属渊源关系	(1)
第二节 哈尼族渊源于“昆明人”	(4)
第二章 哈尼族的形成和发展	(10)
第一节 哈尼族的形成	(10)
第二节 哈尼族的初步发展	(13)
第三节 哈尼族的第一次分支迁徙	(15)
第四节 哈尼族迁入澜沧江流域	(19)
第五节 渡过澜沧江	(22)
第六节 在“勐泐王国”内迁徙	(24)
第七节 共同开发“勐泐王国”	(27)
第八节 现代哈尼族的分布概况	(30)
第三章 族谱及其胞族谱系	(33)
第一节 谱系的历史作用及其特征	(34)
第二节 史前族谱	(39)
第三节 元祖谱系	(42)
第四节 胞族家庭谱系	(45)
第五节 父子联名制	(51)
第四章 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经济概况	(54)
第一节 哈尼族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概况	(54)
第二节 村社组织	(61)

第三节	游耕	(64)
第四节	哈尼族在茶叶生产中的历史作用	(67)
第五节	文字	(69)
第六节	历法	(72)
第七节	手工艺	(75)
第五章	哈尼族的宗教及信仰	(79)
第一节	人鬼各居其界	(80)
第二节	加比阿朗开天辟地	(83)
第三节	拜万物有灵	(84)
第四节	叫魂	(89)
第五节	祖先崇拜	(92)
第六节	祖先崇拜及其神职	(95)
第七节	宗教信仰及其影响	(100)
第六章	文学艺术概要	(103)
第一节	祭词类文学艺术	(104)
第二节	史诗类文学艺术	(109)
第三节	民间文学类文学艺术	(112)
第四节	舞蹈、乐器	(116)
第七章	生活习俗	(120)
第一节	居室	(120)
第二节	婚姻	(121)
第三节	服饰	(126)
第四节	丧葬	(131)
附录一：	有关哈尼族的由来和发展的资料	(137)
附录二：	参考书目	(147)

第一章 族 源

第一节 哈尼族与古代羌族 有族属渊源关系

哈尼族的族属渊源问题，在哈尼族的口碑资料中无明确的记传。在“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中，即“翁色咪色”和“嘎章嘎”中，仅仅是反映了远古的时候，先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据西双版纳及其周围的哈尼族老人背诵，哈尼族先民来自遥远北方的“罗玛罗麦”（大江源头）地区。史诗中的大意是：远古的时候“罗玛罗麦”地区洪水泛滥成灾，“先民们的生活遭了难”，从此南迁北移，寻找“美好的居地”。据红河地区的发掘研究成果显示，红河地区的哈尼族关于族源问题的传说与西双版纳及其统计哈尼族的传说非常接近，都说其先民来自遥远北方的“诺玛阿美”平原。“罗玛罗麦”和“诺玛阿美”虽然字面不尽相同，但含义是一样的，都是指“大江的源头”地区，只是因为各地语言上的不同而引起的译音变异。

关于族源问题，美国学者格朗菲尔德在《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一书中提到，哈尼族先民来自古代的中亚地区，“其祖先大概住在现在西藏东部的边境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两世纪的时候，阿卡人和罗罗人离开了这部份山区”。同一书所画的迁徙路线起端指西北，即黄河、长江的源头地区。

“哈尼族历史悠久，与彝族、拉祜族同源于古代的羌族。”

（《云南省情》第151页）。在秦以前，居住在今云南的氏羌集团”后来形成藏缅语族的各兄弟民族”。氏羌“在西南复杂的地理条件，和以后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西南复杂的民族集团”（《西南民族史论集》第48页、第66页）。“春秋战国时期，氏羌早游牧于今甘肃高原，经秦汉至隋唐发展成为今云南大部份民族”（《红河民族语文古籍研究》第69页）。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方面的文献一致认为哈尼族、彝族等先民渊源于古代羌族，与发祥于中国西北地区“大江源头”并逐步迁徙分支的古代羌族有族属渊源关系。这一定论与哈尼族民间流传的有关传说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一定论有两条基本依据：其一是考古发掘证明，古代羌族在“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十一世纪以甘肃西南部为中心创造的齐家文化”有一条分布线通过今四川进入云南，“在滇池旁一至三公里范围内已发掘出十四处“属羌人‘齐家文化’系统的堆积层遗址，据考证，这些与“螺蛳壳为主的文化堆积层属古羌人后裔‘昆明人’所留”（《研究集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而哈尼族、彝族是从“昆明人”中演化而来的；其二是语族的归属，彝语支与羌语支一样，均来源于古代羌语，是藏缅语族的重要分支之一，而现代哈尼语是彝语支内分支出来的。

以上我们引证了现代哈尼族的先民与古代羌族的族属渊源关系，即现代哈尼族先民是古代羌族的一个分支形成的。这一分支在云南古代史中，形成了三大族群之一的“羌族群”。这些“羌族群”在云南古代曾作为土著居民活跃于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地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步演变为“昆明诸种”中的“叟”、“僰”、“昆明人”等。这些古代羌族“居住在甘肃地带的历史与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居于中原的历史一样的远古”。其中部份自‘五帝’以来，曾不断进入黄河流域的中

原地区，与诸夏各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西南民族史论集》第5页）。据《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和《中国古代史》第一章记载，古代羌族是中国的原始人之一，它的发祥可能与“蓝田猿人”有关。四、五十万年前，古代羌族与发祥于中国北部地区的华夏族祖先一起，作为中国大地的远古居民活动于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参与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灿烂的“仰韶文化”。

与哈尼族先民有源流关系的“古代羌族见于甲骨文”（《中国民族学概论》）。早在远古时期，就与华夏族的祖先“黄帝族”有了紧密的联系。“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炎帝姓羌……羌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游牧先入中部，与九黎族（南方九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酋长为蚩尤）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最后被迫逃到了涿鹿（今河北涿鹿县），得到黄帝族（华夏族祖先的主体）援助，攻杀蚩尤，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黑、貔、貅、豕、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族。黄帝族势力进入中部地区”（《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

炎帝族仅仅是西戎羌族的一支，早于黄帝族自西进入中国的中部地区。先与当时较强的九黎族对抗，后与较为先进的发祥于中国北部地区的华夏族的祖先黄帝族对抗，发生部落间的冲突。黄帝族联合炎帝族击败九黎族并将九黎族逐出中国中部地区后，黄、炎两族又开始争霸中国的中部地区，炎帝族被黄帝族击败，黄炎两族开始联合和融合，共同对抗强大的苗族（九黎族部落联盟之一）（《中国通史简编》第101页）。由此可见，作为西羌人组成部份的炎帝族在中国远古时期，与黄帝族有较多的共同点，否则，两个民族间的融合是不可能的。如“百越”后裔与羌人后裔的融合，直到今天都不可能。